

乡愁大理

瓦厂的四季

刘小曼

我曾经到过一些美丽的地方,比如西北辽阔的青海湖,巴里坤,江南水乡的苏州、乌镇……匆忙的我只匆匆地拍了照片作为朋友圈的素材,可有时曾经待过的地方看着照片却会陌生,反倒是漾漾瓦厂这一年慢慢地心静且心安,漫山红花、松间斜阳、夜半月光和悠悠笛声,此刻再次从记忆中翻出来仍是鲜活的。若是我能说什么能称得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我想那便是寻一处像漾漾瓦厂一样群山环抱的地方停歇,感受四季。

初春

瓦厂处于群山之中,但是没有“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高寒。雨水过后,多数的红花都带了花苞,一进入到四月,那向阳坡地就红红火火一大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火红便轰轰烈烈地蔓延开去,将一块块坡地染成深浅不一的红。从含苞待放的深红,到绽放时的橘红,再到即将凋零的淡粉,层层叠叠,与舒展新叶的核桃林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春景图。红花的采收是看成熟度的,所以你能看到天天都有人采摘红花,采的时候双手翻飞,拇指、食指与中指灵活地配合,避开植株上细小的刺,只将那最饱满、颜色最正的花丝轻轻采摘下来,过了晌午便要立马拿回家晾晒。如果有鸟瞰视角,你便能看到这热烈的红色从山间地蔓蔓延到山居人家的院子里,给瓦厂装扮得喜气洋洋。在这片被群山环抱的土地上,不管是滇红花也好,种下红花的人们也好,别看这表面布满小刺,好比山里道不尽的艰苦,其实内里大家的生活都红着火,实在着呢。

盛夏

夏天最热闹的活动当数找菌子了,这是一项集眼力、体力和运气的综合性运动,虽然我一般“成绩”为零,但也很乐于参与。通常是下班以后,邀约上三五同伴到不远的松林去,此时,斜阳未落,天光尚明,太阳光渐变成暖暖的橘黄调。走入林中,光线忽然柔和下来,阳光穿过松针的缝隙,被切割成细碎的射线,斜斜地洒了下来,洒在高耸的松树上,上层松针变金针,下层因逆光而带着墨色,树干那就更黑了,却也

因此蒙上了岁月的厚重。阳光洒在树下的草地上,好似碎金铺地,黄的、白的、蓝紫的小小花都被镀上了一层金色,刚好吹来阵阵微风,花朵晃动,说是山中精灵也不为过;阳光洒在脸上,不灼不烫,只留着温存。这样的景色在瓦厂也不稀奇,你要想看,随便走进一处松林就好了。夏季的最后,我们都有收获,有人捡到了见手青,有人得到了一个惬意的傍晚。

晚秋

今年雨季可真长,霜降过后倒也开始放晴了。晴朗的夜里,圆月高悬,月光如水,却不止于水,更似熔化的白银,倾泻而下,全洒在黑惠江里。远处看不清江面,但我想象那江面应该是像高级绸缎般又滑又亮的,或者像铜镜一样映出天上月,岸边树。再看远处的山峰,如水墨晕染开,再用银线勾勒山脊,又披上素纱,如梦如幻。记忆中有这样亮如白昼的夜晚,是幼时随着大人在稻田里抓蚂蚱,是中学下晚自习和朋友互相牵着抬头看彩云飞,然后时间一晃便到如今。也许是诱惑太多,也许是心情浮躁,月亮照常美丽,赶路的人却很少抬头,不过庆幸现在自己又找回了从细微处欣赏的能力。

暖冬

早上雾很大,这个时候很冷,但又不像北方刀割般的冷,或者南方透骨般的冷,这种冷是柔和的。云雾流动,所有事物都若隐若现,阳光透不过厚厚的白雾,太阳悬在高空,比月亮更似白玉盘。不过多时,不知是云雾走得快,还是太阳在努力,阳光得以照到大地,一下子全亮开了,照得人暖乎乎的。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得益于这样的气候,瓦厂乡亲在冬季也能种下红花、贡菜等。我经常听到笛声,开始时我也没有在意,以为是谁家小孩上了兴趣班回来吹的。一次偶然相遇,才知道这笛声是来自一位上了年纪的阿叔,只见他神情自如,脚步轻快,笛声清亮流畅,仿佛精瘦的胸腔内藏着个气泵。学会吹响一支竹笛可能需要一周,但是每首曲子都能演奏得悠扬婉转,下的功夫肯定不少。温润的土地养育不出冷漠的人,他们有热情,也有热爱,所以你看,这里的冬天都是暖的。

雾本桃花岁岁开

范茂华

雾本村,是弥渡县直力镇的一个小村庄。三月的雾本,是四季中最烂漫的时光。春风捎来了花信,雾本村桃花红了。花开的遇见总是让人喜悦,约上三五好友踏青赏花,这个春天与众不同。

晨雾散去,桃花也便醒了。山雾裹着湿润的水汽漫过田埂,像谁掀开了青瓷茶盏的盖子,露出里头浮动的茶烟。最先热闹起来的还是村口的一株樱花,试图用花团锦簇,来和桃花争春,最终还是浩大的桃花占了优势。村口有雾波潭,桃花倒映在水中,沾了露珠的花瓣坠下来,在水面晕染开粉色的涟漪,桃红醉了一池春水。

春阳初升,春风和暖。沿着环村游道,我们去采摘春天的风景。清淡的花香浸染了整个小村庄,每一个呼吸,都有了桃花的气息。粉色的桃花,被绿色映衬,层层梯田里,金色的菜花,一道道,远处山青翠。雾本春天的色彩,就是这么丰富而明媚。

龙树林是我们的第一个采风点。林中游人自得其乐,高大笔直的龙树,有优美的身姿,枝头泛着新绿。林中泉水潺潺流淌,营造了小河淌水的韵致。阳光斜斜射下来,山水相映生机勃勃。龙树林旁边是油菜花田,金黄的菜花温暖明媚,和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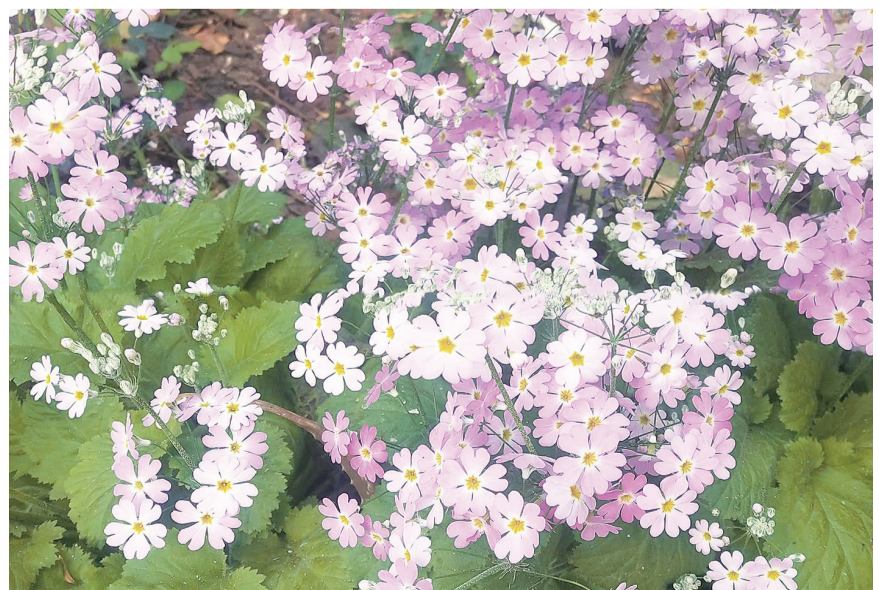
红的桃花相间,层次分明,把春天的明媚尽情展现。游人在花田拍照,我们也一样和春天合影留念。同行的小马老师说这么漂亮的景色,要多照几张,留下青春的回忆,把时光岁月留在最美的春天里。沟边的迎春花,在春风中摇曳生姿。

晨雾散去的时候,晨光中的雾本村美不胜收。桃园里的桃花,一坡坡,一片片开成粉红色的海洋,一个明媚妖娆的春天在眼前徐徐展开。

如烟似霞的桃花,映在雾本村的山腰间,映着碧树、蓝天。漫步桃园,仿佛在读大地写给春天的书信,如此生动,烂漫。与春天同框,用镜头记录花开的美妙,记录春天的动人旋律,分享这春天的盛宴。

太阳西下时,桃园又是另一种美,暮色轻笼,晚霞给桃林披上一层薄纱,此时风里裹着桃花的甜香拂过鼻尖。暮色漫上来时,雾又起了,山林中归鸟的一声鸣叫,惊散了最后一缕雾,天幕露出了星星。

雾本的桃花从来不是急着开的,它静静地等在雾里等着,等雨润透枝芽,等风捎来蜂鸣,等某个早起的人发现一朵,或一片桃红惊醒视野。就像这个安静的小村庄,不慌不忙,该来的雾会来,该开的花会开。



报春

宇学明 摄



云岭春牧

茶映青根



李桂科刚到山石屏时,便和麻风病患者及家属自己动手,男女老少齐上阵,病残者搞后勤,用了一年多时间,挖通了三公里的进村道路,使得运输物资的车辆可以直接开到江边,再用渡船或马帮转运进村。这条路至今还在为山石屏“服役”,已用混凝土硬化。

山石屏村养院的农田在黑惠江两岸,在驻地的上下游,相隔两公里多,以前收种庄稼都靠人背马驮,很多麻风康复者又带着残疾,劳动很艰辛。李桂科又多方寻求帮助,挖通了到农田的机耕路四条共六公里。这样,三轮车可以直接开到农田里,方便、省时、省力,确实给山石屏村的耕种带来诸多便利。

路通了,但没有桥也不行。几十年来,黑惠江如同横在山石屏村民前的天堑,出行只能靠渡船。1990年的沉船事件发生后,李桂科下定决心要架桥,彻底解决山石屏村人的安全隐患,架起通向山外的桥梁。

然而,架桥不像挖路那么简单。挖路,在那些荒山野岭间开辟出一条道路,没占用耕地和农田,不涉及房屋拆迁,这不难。千锄万掘挖下去,通向世界的道路就呈现在人们眼前。架桥,却有着技术难度,不是拉根溜索那么容易弄成的。

李桂科治病心都在行,木匠篾匠也精通。造桥,却只能抓瓢壳。没有设计方案,没有技术力量,没有资

金,没有材料,想架桥,就像画饼充饥。李桂科把大伙集中到院坝里开会,和大家讨论怎样架桥。李桂科说:“桥是一定要建的,我们有足够的钢丝绳,关键的问题是要向上级申请资金。还有,江上架桥必须有资质的施工队来建。当前,我们要做的首先是筹集足够的资金。另外,我们可以先架桥板准备好,寻求帮助,大家可以共同出主意、出力来建桥,我相信咱们的桥会尽快建起来!”

事实上,就在发生沉船事故之前,山石屏村养院就盼望在黑惠江上建一座桥。1982年,山石屏村养院挖通了三公里的铁路后,李桂科就看到了希望。他给当时养院病人管理委员会的人员说:“我们能够把路挖通,也能在江上架桥,现在我们的资金挖路已经用完,卫生局也就补助了五百块钱,用于买炸药。我们现在要有目标,筹集资金,寻求帮助,相信总有一天,黑惠江上会再次建起连接东西的桥梁。”

1981年4月,洱源县卫生防疫站丁文先股长率队到山石屏调查整顿,队员是李桂科等人。5月25日,在康复者中选举产生了养院病人管理委员会。主任是黄升东医生,副主任梁国政、杨汉玺,党支部书记熊成贵,还有四个委员,在洱源县卫生防疫站皮防股管理下开展工作。

黄升东医生是个能人,他不仅医术好,还有组织能力和实践操作能

力。1982年连接外界三公里的路挖通,他就学会了开拖拉机,学会了开小卡车,还带了几个徒弟,解决了山石屏村养院车辆驾驶员缺乏的困难。

洱源县西山林场场部在炼铁乡长邑村,距养院十六公里。西山林场的分场在神户村,距养院五公里。林场的干部职工有个头疼脑热的,都来找黄升东医生看病治疗。场部的书记罗庆太是此乡乡大松甸人,和黄医生的关系也很好。

黄升东对李桂科说:“李医生,西山林场有很多钢丝绳,我们跟他们要一些,就可以架桥了,你看行不行?”李桂科说:“这是大好事啊,真是瞌睡遇着枕头,你和他们的关系又很好,我们要努力办成这件事,有劳黄医生啦!”

当养院院提出请西山林场捐赠钢丝绳建一座铁索桥时,场部领导也很支持,要求写个申请,要县政府、县人大加意见盖章,就可以去林场取钢丝绳。李桂科把事情办妥后,1985年,量了下河床,计算了所需要的钢丝绳。养院组织了十多个人,由周政泽开着拖拉机,黄升东开着“春城”牌皮卡车,到长邑西山林场把钢丝绳拉回到山石屏。

钢丝绳拉回来,好像桥就在眼前。李桂科给养院病人管理委员会的人员说,钢丝绳拉回来了,黄医生的贡献很大,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筹集资金,寻求帮助,我给县上写请示请求得到支持。1985年起,李桂科每年都写请示要求建桥。1990年中秋节发生翻船事故,养院院六人死亡,李桂科又提出建桥请求,县政府十分重视,派县交通局前来考察设计,预算经费十八万元,能行驶车辆,大家知道后非常高兴。

李桂科说:“当时我高兴不起来,我知道洱源县财政很困难,十八万落不了地。在后来每年的请示中,我把原方案改为建好的桥能通过行人和马匹,要求补助七万元,也给云南省地方病防治办公室写了请示,都没有得到落实。”

连载 70

那满山盛放的映山红

茶慧娟

每年春天,那座巍峨山古城20多公里的大山,山坡上的映山红热烈绽放,一株株鲜艳、美丽、热情的花就像一束束正在燃烧的火炬,点燃了整座山坡。

初春时节,我被那些红色的花朵吸引,徒步向大山进发,去赴一场映山红的花事,一睹它们俏丽的容颜。人还在半坡的崎岖山路上行走,路边不时探出一朵艳丽的花朵,仿佛是在专门向我传递花的讯息的,让我不由得心花怒放。

爬上山坡,举目四望,一棵棵映山红树都昂首怒放,那红彤彤的花朵仿佛把整个山坡都点燃了。那些挺立在山坡上的映山红树姿态各异,有的站得笔直,有的斜倚着身躯,有的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有的萼萼子立兀自挺立在空旷的草甸上,有的密密地成片生长。满树的红花,是那么耀眼,每一朵都如碗口一般大,娇艳欲滴,明艳动人,像一团团正在燃烧的火焰。我伫立在一棵树前,兴致勃勃地欣赏着,那一朵朵硕大的红花由10来朵鲜艳的小花组成,火红的花瓣,粉色的花蕊,挤挤挨挨地簇拥在一起,泛着阳

光、热情和喜庆,让人赏心悦目。

阳光暖暖地照在开满红花的树上,千万道金光透过密密的花叶,在树下投下斑驳的树影。树影里落了一地嫣红的花瓣,那是春风的杰作。只要它吹拂的力度稍大一些,片片花瓣就会纷纷离开花朵飘落,又来装饰碧绿的草地。我静静地躺在碧绿中有点点落红、美丽而梦幻的草地上,目光注视着那些绽放在浓浓的绿叶中的花朵,它们如一个个热情活泼的女子从绿叶中探出美丽的脑袋,“我在这儿。”它们都仰着一张张漂亮的小脸,脸上笑靥动人,热情似火。那些妩媚动人的面容让我不觉有些恍惚起来,它们是去年春天邂逅的那些花吗?显然不是,年年岁岁花相似,每一朵花乍看都相似实则并不一样。

去年春天比今天略迟些,我也曾到山上看映山红。记得那天春雨绵绵,整个山坡都笼罩在密密的雨帘中,却丝毫不影响我赏花,反而让我得以领略雨中映山红的别样风姿,那是多么冷艳而朦胧的美呵!春雨淅沥,花和叶子都被雨水洗得格外洁净,焕然一新。叶子和花上都滴着透明的雨珠,叶子更加绿了,花也变得

更加艳丽、清新、脱俗。

而此刻,眼前几只小鸟唧唧着飞到前面的花树上相互追逐嬉戏,一株株开得正艳的映山红的上面是澄碧的天空和悠然飘动的洁白的云朵,不远处的映山红树林已然成了红色的花海,宛若天边绚丽的云霞从天飘落,身下是碧绿、绵延的青青草甸。蓝天、白云、红花、绿草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美丽的山水画。我惬意地感受着大山的浓厚气息,呼吸着山上的清新空气,高兴赏花、吹风,尽情享受明媚的春光。

阳光和煦,微风习习,红花灼灼,碧草青青,一切都那么令人陶醉。来赏花的人很多,他们三五成群地围在一棵树前高兴地赏花,凑近鼻尖贪婪地嗅着迷人的花香,爱美的姑娘随手摘一朵红艳艳的花朵戴在头上,红扑扑的脸蛋似乎在和娇艳的花朵相媲美;有的高兴地用照相机或手机频频按下镜头,把映山红的美丽、大方和热情记录下来。

中午的时候,我离开了那个开满映山红的山坡。回首望去,开满映山红的山坡仿佛有无数个红艳的火炬,那一团团鲜红的焰火把整个山坡都映得红彤彤的,把天空也映红了。

乌龙坝

张橙子

连日的雨水
草甸有了复绿之象
土蚕钻进草根
继续饱食终日
屎壳郎从新鲜的牛粪上赶集归来
带着一个圆形的梦想

白云想要掩护一只鹰隼的围猎
野兔化作了快速奔逃的河沟
一群羊也跟着跑了几步
最后才发现自己是羊

几头黄牛在联合收割一片青草
钙质的牙床送了一时的口舌之欢
刷着手机的牧人做了山上的王
腰间的鞭杆
让他有了剑客的荣光

山地车也许压扁了粒粒昆虫的迷梦
大头鞋也许踩碎了一粒乔木的种子
但无一例外
它们没有发出尖叫

秋天 草甸之上
霜雪还没来
原上的草
就不敢一岁一枯黄

大理

方慧敏

大理的天是蓝的
那种纯粹的蓝
一看就怦然心动
视线
从此不再转移

大理的水是清的
那种纯粹的清
一口就身心沉醉
记忆
从此不再割舍

大理的人是亲的
那种纯粹的亲
一眼就终生难忘
脚步
从此不再离去

三月的巍山

陈鹏

炊烟一飘
三百米老街就暖了

十五年前埋下的香
如今从每条巷子
伸出勾魂的手

在巍山
舌头比脚步更懂回家
三百五十多种味道
排队等你认领

酒杯已斟满
长街宴正铺开
火热的生活
高铁直通
炊烟不灭

三月
踏着春风
来巍山——
赴一场暖春之约
让舌尖
遍尝百味